

懷吳鐵老

汪公紀

誰能說鐵老沒有架子！他那軒昂的氣宇，魁梧的身材，英武的步伐，修飾整潔的儀容，說起話來，洪亮而略帶嘶啞的聲音，好像裝模作樣，確確實實有一種威嚴。但誰又能說鐵老有架子！「即之也溫」，他總是以十分同情的神情來聽你的控訴，替你解決困難，安慰你，鼓勵你，不管你是那一派，那一系列的同志，他都一視同仁，吐露他真誠的心聲。這就是他六年間負責抗戰期間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的態度。

對於自己人更是待如子弟手足。論語中描敘孔子，「威而不猛」。我們這羣「福祿物」(For lovers)，尊敬他，愛戴他，如七十子之對孔子，視他如恩師，如慈父，那裏還會覺得他有架子！鐵老不吸煙，不飲酒，但他府上必有佳釀，有好煙。潘公弼、黃華、李炳瑞諸兄都嗜酒。他們往往無視主人的允諾與否，便找到酒杯，在客廳裏自斟自酌起來。我雖然不煙不酒，但好作大言，驚人的怪論，鐵老竟然也能忍受，做個耐心的聽眾。這樣的長官，誰還能覺得他有架子！吳府在我們這羣人的心目中，自然成爲愉快的去處，一個必定會受歡迎的俱樂部。

鐵老是位有性格的人，但他能忍。李大超兄有一天，不知爲了什麼緣故，和鐵老起了爭執，大超是個躁脾氣人，他忽然暴跳如雷，活像隻瘋

狗，真有奮不顧身，願當烈士的氣概和鐵老拼死活。鐵老當時也氣得臉鐵青，喝道：「我可以送你到軍法處去！」當然他沒有那麼做，一霎時怒氣平息，請了大超來，和顏悅色的把那條咬人猛犬的毛順平了。鐵老和大超兄之間，沒有因爲那次不愉快的事件，而損壞了友誼，三十年後的今天，我想大超兄應該慶幸他所遇見的長官是鐵老，而不是別人！

抗戰勝利後，中央決議黨員應該轉業。我奉命執行，雖然我也明知是件極不討好的工作，但由於忠於黨的決策，我毅然肩負了起來，結果同志對我諸多誤會，又受了共匪的煽動，竟有人想置我於死地，而黨中央爲息事寧人起見記我一大過。我憤懣已極，決心辭職，我萬念俱灰，以爲世界上不會有公理，不會辨黑白。那時鐵老在廬山，他回來的第二天，便出現在我家門前，溫語慰勉，使我幾乎淚下。

赤禍滔天，多少人都流離失所。那時的臺灣，真一日數驚，當局爲了臺灣的安全，對於各方祈求入境的，限制甚嚴，我和秀俠兄，一在港，一在澳，鐵老眷念舊屬，先把我自港接來，再替秀俠請領入臺證。秀俠在澳門，以舌耕爲活，本已十分辛苦，更有人用懷疑眼光相看，使得鐵老心中焦急萬分，待秀俠抵臺，晉謁鐵老時，鐵老

竟又驚又喜，迸出一句話來：「你怎麼自投羅網！」劈頭劈腦驚然問聽到，不但秀俠，連在旁的我，都吃了一驚！這實在是鐵老慣用的手法，他喜歡恐嚇我們，揶揄我們，他是嫌秀俠來得太遲，惹人誤會，老人心中替他急，替他憂，在又怨又恨又喜又慰的複雜情勢下，說出這極爲刺耳的歡迎辭來！

鐵老逝世一是三十年，三十年是多麼長的時間，我們這羣「福祿物」，在當年都還是充滿衝勁的壯年才俊，現在攬鏡自憐，沒有一個不是鬚白髮老翁，不過留在我們腦裏的鐵老，依然活生生的存在，他維護我們，領導我們，警惕我們，這樣的長官，舉世不會再有！

大超，秀俠兩兄函邀我們在吳公逝世三十週年撰寫紀念文，我所親見鐵老與大、秀兩兄有關的事蹟不能不提，料想二位都還記得。人生的際遇說也奇怪，在當時可能有些不愉快，但回味起來都會異常甜蜜，證明了鐵老對兩兄有過一段極深的交誼。

潘老、黃公、李生，都已下世，吳府上的佳釀，倘若還有，也沒有人來喝了。有一天我偶爾路過仁愛路的巷子，吳府早已不見踪跡，我們昔日溫暖的俱樂部，已經化爲陌生的鋼筋水泥大廈了。